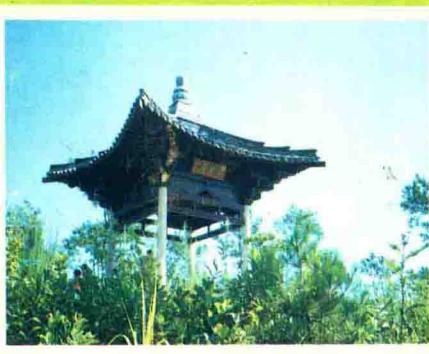


杼山妙喜寺碑銘在供城西之山公其碑文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大同七年夏五月

有御壽光司會所司奏請置額帝以東方有妙喜佛國因以名之舊

陸羽茶文化研究



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元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圓邇卽此山也其山勝絕游者當歸前代亦名桔西湖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昭送盛侍郎於廩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流號黃浦俗亦名黃鱸澗卽梁先禱卿江淹賦詩之院其前堂西廈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縣次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丈有石室深邃也思它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往古人多識它也有唐士竟陵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并具於記中大歷七年真卿篆刻是邦時浙江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



李誠文
說文

陆羽茶文化研究 第六期

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编印

浙出书临(96)第134号

1996年3月出版

封面题字:郭仲选

封面设计:寇丹

主编:钱朴

副主编:张西廷

编委:丁克行 邵钰 张西廷 林盛有

寇丹 高万湖 钱朴 蔡一平

(按姓氏笔划排列)

总校:任秀土

校对:高年嘉 傅启成

地 点:湖州市湖升路湖州蚕种检验大楼内

邮 编:313000

印 刷:湖州市社科联印刷厂 厂长:凌红 电 话:2023500

友好往来



△日本茶汤学会副会长、神户大学教授仓泽行洋(右二)于1995年4月来湖访问,与北京外语学院滕军(右一)、本会会长董淑铎(左二)、湖州对外友协副会长顾忠国合影。



△日本小笠原煎茶道家元小笠原秀道(后排左二)一行于1995年8月访问顾渚山唐贡茶院遗址。

△日本小笠原煎茶道友好访华团于1995年11月在湖州举行茶道表演。



目 录

茶文化研究

- 把茶文化研究推向新阶段 董淑锋(1)
茶人、茶宴、茶道与湖州 戴 盟(2)
中国最早识茶的人物和地域 罗家庆(5)
再论湖州茶文化的特点 高万湖(6)
在长兴修复大唐贡茶院之我见 谢文柏(11)
试谈茶文化的社会功能 任秀土(15)
唐代茶文化与养生文化渊源初探 吕维新(19)
关于当前长兴紫砂茶具生产的思考 董建民(22)

陆羽研究

- 陆羽与《易经》 朱乃良(23)
论《茶经》的诞生基础 寇 丹(25)
论陆羽著《茶经》的社会背景 张西廷(31)
山考略 张葆明(33)
再谈认定杼山的依据 朱仰高(34)
湖州杼山的历史文化内涵 董楚平(36)
《六羡歌》和陆羽的终极关怀 徐 勇(37)

茶叶经济

- 论湖州开发茶叶生产的自然和经济技术条件 林盛有(38)
抗日战争时期浙西的茶市 朱仰高(41)
茉莉飘香话窨茶 蔡 争(42)
保特色重信誉求质量——森大茶号茶叶经营经验谈 程桂珠(43)
国茶出路的思考 蔡泉宝(44)

国际茶文化交流

- 《茶经》的故乡——湖州 (日)仓泽行洋 东君(47)
宇治——日本茶文化的故乡 彭 华(50)
日本煎茶道简史与现状 滕 军(52)
从挂轴、台子、天目碗谈日本茶道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章 莉(56)

茶德茶功

- 古今典籍论茶功 李师华(59)
崇茶与倡廉 沈楚琴(63)

壶艺天地

- 漫话壶艺 钱大宇(64)
防风故国话茶具 钟伟今(68)
邮票上的壶艺 张运达(72)

青塘诗声

- 同国际友人寻访陆羽圣迹 董淑铎(14)
品顾渚茶感赋 钱仲联(18)
陪客探句两首 朱乃良(18)
乙亥仲夏同日本小笠原茶道访问团游茶山 钱 朴(81)
欢迎日本国小笠原煎茶道友好访问团来湖州诗抄
湖州市诗词学会 许学东、张世英、周志虹、陈焕文、任秀土(74)
居壶之外，乐壶之中 费在山(75)
茶诗趣谈(续) 钱时霖(77)
阮元与茶 钱时霖(82)

三癸亭茶话

- 最爱家乡茶 许 晋(87)
简 讯——《鉴壶》一书出版 (30)
附：茶文化研究论著索引(二) 钱志远(88)

把茶文化研究推向新阶段

董淑铎

（湖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湖州文史》第十一期，1996年1月号）

目前，世界范围的茶文化研究活动方兴未艾，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个氛围影响下，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自1990年10月成立以来，本着研究陆羽、弘扬茶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时轮飞转，转眼已过去了整整五年多时间，光辉灿烂的二十一世纪也已曙光可见。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进一步做好茶文化研究工作，为时代、为社会做出新贡献。

我觉得，在新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围绕一个中心，做好两个结合，把茶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围绕一个中心”，就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茶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必须围绕“九五”计划的宏伟蓝图，有利于经济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

“做好两个结合”，就是研究与开发相结合，内勤与外联相结合。

研究与开发相结合：首先要做好研究工作。一方面，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另一方面，要坚持求实精神，认真考证陆羽及茶文化史迹。但研究不是我们唯一的任务，“九五”期间，特别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必须做好开发工作，包括名茶、茶具的生产开发，茶文化旅游的修建开发，以及认真做好当地茶风茶俗的挖掘整理等工作。如果不与开发结合起来，学术研究也就没有生命力。

内勤与外联相结合：就是既要加强对外宣传、对外交流和合作，更要加强研究会的自身建设。要继续做好与国内外、境内外有关团体和友人的联系、交流和合作，特别要与外宣、外事等部门以及书画、诗词等兄弟学会配合，加大外联的力度，以拓宽联系面，增加联系网络。要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多作工作，广交朋友，使我们的对外联系和交流工作能上一个新的台阶。“内勤”工作是外联的基础和保障。要通过发展会员特别是团体会员、健全组织特别是要尽快在县区设立联络机构，以及增强内部团结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会有一大批热心茶事的专家学者，几年来，正是由于大家不计名利、不顾得失、廉洁正直、无私奉献，我们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业绩。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继续发扬传统，齐心协力，团结合作，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相信，只要全体会员同心同德、共同努力，我会的工作必将有新的进展，陆羽茶文化研究必将进一步深入，并对湖州的经济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增聘：丁力、滕军、章莉任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顾问

费国林、张瑞安、朱元更任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

茶人、茶宴、茶道与湖州

(杭州) 戴 盟

茶人、茶宴(茶会)、茶道,这些提法,最早都产生在湖州一带,茶与湖州,为何如此有缘?因何情有独钟?本文试做一些探讨。

“茶人”一词,现在已相当流行。杭州、厦门等地,都有“茶人之家”;北京有“中华茶人联谊会”并出版“中华茶人”刊物;上海有“上海茶人科技经济发展公司”,上海市黄浦区少年宫还有个“小茶人茶艺馆”,……。

据有人估计,按照广义的含义,如果包括专事茶业的人,与茶业相关的人,爱饮茶与热爱茶业的人都在内,全世界产茶的有 50 多个国家,饮茶的有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大约饮茶的人占世界人口一半左右,保守一点估计,“茶人”总要以亿计算。

“茶人”一词,历史悠久,究竟最早的出处在哪?

初步考证是:“茶人”这个词,是由“古代茶圣”陆羽所提出,《茶经·二之具》中,就有“茶人负以采茶”句。(原文是:瀛,一曰篮,一曰笼,一曰筐,茶人负以采茶也。)这些采茶工具,都是以竹编制,产于竹乡苕溪一带,是很自然的。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在《茶中杂咏》十首中第二首的题目即为《茶人》,皮日休的一首,开头四句是:“生于顾渚山,老在漫石坞。语气为茶芽,衣香是烟雾。”这些都是写的“采茶人”。

大诗人白居易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中末二句是:“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诗人很自负,对茶很内行,并提出了“别茶人”的概念,就是善于鉴别茶叶品质优次等级的行家里手。另在《山泉煎茶有怀》诗中:“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这样,“茶人”一词,在采茶之外,又有“别茶人”“爱茶人”等新的含义。

“当代茶圣”吴老觉农对“茶人”一词赋予了茶业工作人员的亲切称号。1937 年抗战初期,吴老在嵊县三界率领茶界进步青年,组织了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伍,编辑出版了一本油印刊物,以《茶人》为刊名。后来吴老筹划建立的浙江茶叶部门,又编辑出版了铅印的《茶人通讯》。

无论在古代、在现代,“茶人”的名字都和浙江茶乡关系密切。早期的“茶人”一词,更与湖州一带直接或间接有关。陆羽的《茶经》,在苕溪一带写成。皮日休和陆龟蒙,他们生活在苏州、阳羡等地,活动到长兴一带,而诗中的“生于顾渚山”,更是指明是采摘紫笋的茶人。白居易曾在苏州做官,他的那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

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

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

写的是茶山境会亭，是品紫笋茶尝新，而自叹做“病眠人”，不能到会做“别茶人”、“爱茶人”而深深遗憾！

总之，“茶人”一词，早期的出现，都与顾渚、紫笋、湖州、阳羡等有不解之缘。

二

茶宴究竟起于何时，也难以考查。

据《茶经》所述，吴主孙皓大宴群臣时，对酒量小的人照顾，曾经赐茶以代酒。

《茶经·七之事》《吴志·韦曜传》“孙皓每餐宴坐席，无不率以七胜为限。谁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_禁以代酒”。

又记《晋中兴书》：“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毕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

孙皓与陆纳的两件茶事，虽未标明茶宴，但与以茶代酒，以茶待客，均有渊源。明确标明“茶宴”、“茶会”的有钱起的两首诗。

据《茶事拾遗》记载：“钱起，字仲文，与赵莒为茶宴，又尝过长孙宅，与朗上人作茶会。”这两首诗均编入《全唐诗》。

《与赵莒茶宴》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另一首《过长孙老与朗上人茶会》

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

言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

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

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

这种茶宴、茶会，二、三知己，人数不限，竹林下，小溪边，随遇而安，看云卷云舒，听蝉声起落，可以品茗论文，含毫吟哦，也可以无言对坐，忘言忘归，兴尽难尽，一种悠哉游哉，超凡脱俗的境界，什么流霞仙酒，都是难以比拟的。

钱起，诗人，又是吴兴人，唐天宝十年进士，曾任考功郎中、翰林学士等职，为大历十才子之一。

至于颜真卿在湖州举行过许多茶宴茶会，吟诗、联句，我曾写过《茶会、联句与楹联》（载《陆羽茶文化研究》第五期），这里就不赘述了。

三

关于“茶道”，应该提到皎然的一首诗。皎然也是湖州人。本姓谢，字清昼，谢灵运十世孙。是诗僧，又是茶僧，是有文字记载的“茶道”的率先提倡者。

他有一首《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

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徒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饮，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这首诗可与卢仝的《茶歌》并美。

诗中讲到剡溪的香茗，越瓷的茶具，赞扬茶沫飘香，胜似仙液琼浆，包含了对茶叶的观察，茶具的洗涤、欣赏，茶沫、茶汤的嗅闻等等，然后才提到饮茶。一饮、再饮、三饮，赞誉茶的清高，远非酒能相比。那种返朴归真的情趣，茶禅一味的情调，“茶道全尔真”，那种无我的境界，崔侯饮后，心旷神怡，不能自制，狂歌一曲，狂放惊人，这种率真的表现，只有神仙才能达到的妙境。这种以诗的语言，表达品茶的韵味，可算是粗具茶道的真谛，开后来茶道各派的先河！

皎然是茶僧，又是诗僧，与当时的颜真卿、陆羽等往还，并与张志和、李季兰等羽客、道士相交往，使茶与儒、茶与禅、茶与道互相渗透，提出一种“全尔真”的“茶道”精神，是颇发人深思的。

上述的茶人、茶宴、茶会、茶道……与湖州的“茶缘”，远非巧合。（当然，也不排除由于《茶经》的记载，陆羽等人的见闻所及，难免有些局限等因素）湖州确是唐代茶文化的一处重要的摇篮，比之宫廷“茶宴”（如李郢《茶山贡焙歌》中所说的“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更具有民间特色。

当然，在唐代其他地方也有举行茶宴的，如吕温有《三月三日茶宴序》：

“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措青靧，坐攀香枝。闲花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

这种以茶代酒的“茶宴”、“茶酌”，在唐代虽未普遍流行，在部份人中也是提倡的。

因此，我联想到当前的倡导茶为国饮。1994年12月18日，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浙江上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际商会浙江省茶叶行业商会，共同在新落成的上虞绿洲山庄，举办了“倡导茶为国饮研讨会”，倡导茶为国饮，弘扬茶德茶风。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德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之一，以茶为国饮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程。

希望湖州市在弘扬茶文化、提倡茶为国饮方面，多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最早识茶的人物和地域

罗家庆

陆羽在《茶经》中列举了我国古代识茶的人物，如神农、周公旦和晏婴等，表明了我国最早发现、利用茶叶是在4000多年前。他引《神农食经》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他引《尔雅》说：“槚，苦荼。”他引《晏子春秋》说：“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但是，有的学者认为陆羽引用的著作，都成书于汉代，况且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中下游，我国西北古代气候虽较温润，但历来不产茶，那么神农氏怎能“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他们认为我国的茶事较迟，以致外国人趁机制造中国茶叶来自印度的说法。后来事实证明印度古代无茶。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四川一带已盛行饮茶。西汉时，茶是四川的特产，曾通过进贡传到京城长安。原来我国古代川东鄂西就是茶树的发展地，而这里正是三皇五帝最早生息之地。神农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领。在《史记·吴起传》与《说苑》等古籍中有“三苗氏，衡山在其南，岐山在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记载，这说明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在这样一个植被茂盛，至今还盛产茶叶的环境里，神农尝百草完全是可能的。后来这些部族不断北移或东徙，西北才成为华夏政治中心。

到舜帝禅让王位于大禹，氏族社会的政治中心已移到河南登封一带，前几年已在该处王城岗发掘出夏代遗址遗物。大禹接位，并非一帆风顺。他当初在江浙沿海治水，疏流入海，导苕溪、余不溪入太湖，克服了洪水之患。后又逐渐北上。舜帝得知大禹治水有功，就让位于他。而“三苗”后裔不服，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有“三苗在江淮，荆楚数为乱”的记载。大禹治水在江南，史书也有根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上会稽、祭大禹”；司马迁20岁时，也曾“登会稽，探禹穴。”所以今日浙江绍兴留有大禹遗迹。夏禹原让位于“百虫将军”伯益，但为儿子夏启夺权。启有太康、仲康和少康三子，不断发生王位之争。到禹的第六代孙夏杼时政局统一，国力强盛，他曾率部南下寻根，至浙西、驻~~毕~~金斗山东南延峦妙峰一带，故这一带山称之为杼山。当时在山南建避它城、夏王村，杼留下部分人员后北返中原。夏杼之后八代而衰，履癸（桀）为契灭，契建立先商世代。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不难看出，氏族社会“三苗氏”生息之地，产茶历代不衰，如南北朝时，《刘琨购茶书》中提到安州（今湖北安陆）；《桐君录》中提到酉阳（今湖北黄冈东）、巴东（四川奉节）；《荆州土地记》中提到武陵（湖南常德），都盛产茶叶。唐代的史料中提到湖北江陵、南漳，四川彭县、安景，邛崃等地盛产茶。陆羽《茶经》中对茶叶品质不详的十一州中就有鄂州即今湖北武昌。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记载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事应发生在我国中原。即使从王褒《僮约》所记载的饮茶、卖茶的事实看来，我国汉代以前，川东鄂西地区生产和利用茶叶的事业已相当发达。人们不难设想从采野茶到人工栽培茶树，从自给自用到“产、供、销”的过程，需要多长年代。所以说我国祖先发现利用栽培茶叶的历史是悠久的。

再论湖州茶文化的特点

高万湖

在《湖州茶文化特点试探》(见《陆羽茶文化研究》第四期)一文中,笔者曾从历史和意识形态——主要是美学意识两个方面作了一些探讨。现再就地理即湖州茶文化的空间结构和民俗方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期为研究湖州茶文化的兴衰及振兴提供一点多向的思考。

文化区域是一个地域概念,就文化的空间结构而言,它是指具有相同文化类型或模式的地理区域。虽然不同文化区的划分,可以用语言、宗教、民族等其它原则,但就湖州茶文化而言,它是与杭州茶文化、上海茶文化、巴蜀茶文化、荆楚茶文化等等相对而说的,不是与汉族茶文化、藏族茶文化或佛教茶文化、儒家茶文化来说的。因此作为地理区域的湖州茶文化,它具有不同于巴蜀、荆楚、北京、上海等其它地方茶文化的地理特色。

湖州的地理特色是什么?茅盾在《大地山河》一文中说得好:江南的特点并不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而是水乡。湖州正具有江南水乡的典型特征,唐湖州刺史、诗人杨汉公称之为“水晶宫”。明诗人孙蕡在《湖州乐》一诗中描写湖州水乡的特色是:

“湖州溪水穿城郭,傍水人家起楼阁。

春风垂柳绿轩窗,细雨飞花湿帘幕。

四月五月南风来,当门处处芰荷开。

吴姬画舫小于斛,荡桨出城沿月回。

菰浦浪深迷白练,有时隔花闻笑语。

鲤鱼起风燕飞斜,菱歌声入鸳鸯渚。 (见《明诗别裁集》)

这种傍水人家午夜梦回可以听到橹声欸乃的情景,岂只是茅盾先生说的北方人难以想象,就是巴蜀、荆楚之人听到也会摇头不信。正是这种地理特点,才使湖州茶文化带有水乡的气息和芬芳。

茶与水、与河流本就有密切关系。由于古代水道是主要的交通路线,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因而茶市——甚至城市的兴起及繁荣都与河道有关。巴蜀及北方自然也有河道,如现有史料中最早的汉王褒《僮约》中提的“到武阳去买茶”的武阳(今四川彭山县双江镇),就处武阳河与成都府河两河汇合处。“水门向晚茶商闹”(唐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的汴州(今开封),茶市也曾兴盛过。然而与江南水乡的河道纵横、湖泊成群、水网密布、航运极便相比,那就无法说了。笔者在教学时曾向湖州学生讲起,重庆虽有两条大江,但抗战时曾有过居民饮用挑上来的江水要以黄金论价的事,学生都摇头不信。水乡人是难以想象巴蜀那种航道险阻河岸陡峭望江兴叹的情景的。

由于水乡航运方便,文人雅士坐在船上,游览秀丽的茶山风光,欣赏动人的歌舞春色,品尝香嫩的春茶,那的确是神仙似的美好生活。诗人们就是这样歌咏的:

“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刘禹锡《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

“笙歌登画船，十日清明前。”

“山秀白云腻，溪光红粉鲜。”

“欲开未开花，半阴半晴天。”

“谁知病太守，犹得作茶仙。”（杜牧《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

“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

“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

“泉嫩黄金涌，芽香紫壁裁。”

“舞袖岚侵涧，歌声谷答回。”

“重游难自克，俯首入尘埃。”（节自杜牧《题茶山》）

“采茶溪路好，茶影半浮沉。

画航僧同上，春山客共寻。

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

芳贻千里外，怡怡太府吟。……姚合《寄扬工部闻毗陵舍弟自罨溪入茶山》

不仅文人雅士，就是水乡小孩唱的儿歌，也与巴蜀等其它地方小孩所唱有异。

“摇摇船，

摇到外婆家。

外婆出来留吃茶，

娘舅上山采枇杷。”（节自顾颉刚《吴歌甲集》）

笔者是川东人，记得小时候在家乡唱的就不是吃茶，而是：“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

至于劳动人民，水乡的农民可趁航船每天到镇上去吃茶，上午九点左右去，下午一点左右返回。据说南浔镇“每天进镇航船约 500 艘，约有 1 万 5 千农民上街，进茶馆吃茶约七八千人。湖州地区如南浔样大城镇有六处，其它中小集镇 50 处，每天进茶馆吃茶人数约计有 15 至 16 万人。”（见张葆明《抗战前湖州地区城镇市民茶事活动概况》、《陆羽茶文化研究》第五期）巴蜀荆楚地区多山，交通不便，农民大多自己上山采摘野生茶树叶，吃所谓“老叶茶”，只有逢赶集的日子，三天（或逢 1、4、7，或 2、5、8，或 3、6、9）一次爬山涉水到集镇上去吃茶，因为时间紧，不少人只能在茶馆吃所谓“过路黄”或人家的“施茶”。“过路黄”是吃茶人已走而茶馆还未将茶碗收起的剩茶。只有集镇的市民，有闲阶层者才有福气整天泡在茶馆里，一碗茶，从早上一直吃到中午，有的甚至要保留着，直吃到回家吃晚饭时。但比起上述所说的如南浔那样浩荡的吃茶队伍，那就差之千里了。

茶之外，各地都有以其它植物代茶的，或谓之茶外茶。普通人家有用紫苏、薄荷、桑寄生等代茶的，富人家则以参代茶。湖州则有莲芯茶，即用莲子中的芯叶代茶。湖州水乡的迷人景色之一就是家家蚕桑，处处荷塘。正如苏轼所咏的“环城三十里”、“蒲莲浩如海”（《泛城南会者 5 人，分韵赋诗得“人皆苦炎”字四首》）；清乌程女诗人汪瓘所咏的“溪分前路合，桑密晚烟深”（《从苕返德清》）。湖州茶歌中也有咏唱莲花蚕桑的，如流传长兴的《芽茶盅赞》

泡茶之人年千岁，端茶之人有寿长。

白叶茶花黄灿灿，茶歌泡开地狱门。

茶盅上面长金花，茶盅下面结莲花。

要保老者增福寿，要保小者自聪明。

年年蚕花廿四分，茧似银山丝如云。
要保田禾多青青，合家五谷尽丰登。

这首歌虽然赞的是茶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茶人对丝绸之府渔米之乡的祝愿。湖州茶事谚语中也有“蚕是白老虎，茶是黑老虎”之说。（见钟伟今《湖州茶事谚语》，《陆羽茶文化研究》第五期。上述茶歌也转引钟伟今所辑的茶事歌谣）

湖州还有一种熏豆茶，它虽然不是茶外茶，但它是以熏豆为主，还加上橙子皮、芝麻等佐料，茶只是点缀性质而已。由于熏豆是用青毛豆肉加盐煮制而成，它是一种咸茶。就西部食盐较贵重的地方而言就不宜，因而它也具有地域特性。

湖州茶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吴越文化的某些特征。从文化系统看，湖州茶文化与湖州丝绸文化、饮食文化等一样，它是整个吴越文化的一部份，因而在民俗方面都烙上了吴越文化的印记。这里须说明一下，吴越文化并不是指古代吴国、越国的文化，而是指吴越地区从远古到现在逐渐发展积累的文化。历史的长河是不能切断的。文化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虽然是随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或迟或早地变革，但也还有个批判继承的问题，而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态度。比如湖州的民间信仰和习俗，是在吴越地区的地理生态条件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方式中，长期逐渐形成的，因而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尽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会不断有所更新、有新的成份增加，进行新的包装，但其内核，则仍会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如晋代陆纳以茶待谢安，至今湖人以茶待客的习俗还是较流行。即使迷信落后的东西，也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信鬼信神就是一例。

在古代，民间的信仰和习俗，是由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所决定的。远古时代，生产力不发达，人们不能正确的解释自然现象，因而产生对自然物的崇拜。对茶的认识如何？上古的不知，虽然《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但神农在尝百草之后，对茶的评价也不明确。古无茶字，《正字通》引《魏了翁集》谓，茶字始为荼字，陆羽以后则易荼为茶。实则据《汉书年表》，汉时已有荼茶两字。《诗经》里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大雅》）“采荼薪樗”（《豳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邶风》），“有女如荼”（《郑风》）“以薅荼蓼”（《周颂》）。但前三句中“荼”，学者释义为苦菜，今无异议，后二者为别种植物。亦有人据后者认为荼非苦菜，乃秽草。荼有多种。《茶经》谓“一曰荼，二曰槚”，槚，《尔雅》释为“苦荼”，荼槚之荼才是汉以后的茶字。对槚荼的评价，《尔雅》也只是说可作“羹饮”。直到唐代，饮茶之风盛行后，人们才对茶有了较深的认识。茶从本质上说，是饮料，但它是怎样的一种饮料，陆羽给予了正确的回答。《茶经》开宗明义以定义形式描述其本质：“荼者，南方之嘉木也。”嘉，有四个意义：《尔雅》谓“美也”，“善也”，“乐也”；《汉书·礼乐志》“休嘉砰隐溢四方”。《辞海》释为“吉庆、幸福”的意思。据此，对《茶经》的意思似可译为：茶是一种产于南方的美好、有益、给人乐趣、吉祥幸福的植物。茶与水、酒等不同，它不是一般的饮料，皎然称之为“琼浆”，杜牧称其为“瑞草魁”，宋代德清诗人吴潜叫它“龙芽凤草”。

因为茶是吉祥物，故吴越习俗用于待客、喜庆祭祀、驱邪避灾。

吴越蚕桑之乡，在杭嘉湖一带有关养蚕的习俗很多。茅盾先生《春蚕》中的蚕农老通宝就是一个典型。这种习俗缘于上古人们对生产物的崇拜。敬蚕神马头娘（晋干宝《搜神记》），小满节祭祀蚕王，立蚕之庙，清明游含山会的“轧蚕花”以及“蚕关门”、“蚕开门”的种种禁忌，这些习俗都是祈求蚕花的丰收。茶是吉祥物，农民把蚕卵撒在布片上，泡上浓茶，喷在这些布片上以保平安，叫“撒播种”。

吴越水乡多鱼蛇，故古越人以蛇为图腾。《史记》和历代《湖州府志》都有吴太伯奔荆蛮断

发文身，建立吴国的记载，此后才有菰城、乌程、湖州的历史沿革。“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汉书·地理志》）。闻一多先生认为：“我们疑心创造人首蛇身型始祖的蓝本，便是断发文身的野蛮人自身。当初人要根据图腾的模样改造自己，那就是我们所谓‘人的拟兽化’。”（《越人对蛇的崇拜源流考略》）从出土的“印纹陶”的纹饰图案看，也有类似蛇的花纹的。故吴越地区对蛇的崇拜和禁忌的习俗很多，如认为家蛇是仓龙，是看家的，家蛇搬场家要败。湖州、安吉、嘉兴等地，当家蛇出现时，不但不能打，还要用茶叶拌上米撒向它，因茶叶是吉祥物，“茶叶米”能消灾保平安。宁波地区有人生病，也用茶叶、酒、鱼、肉、香烛等祭供以戒晦气。

因为茶是吉祥物，故过年祭祖时，有的供茶，有的用糖茶鸡蛋。农民春耕插秧时，杭嘉湖地区都有用茶和菜祭“五谷神”的活动。在德清武康防风古国一带，历来就把熏豆茶作为祭祀的供品。

茶既是美好、有益、给人乐趣、幸福、吉祥的饮料，又是传达情谊，沟通信息的一种载体或手段，因此它与人的一生都结下不解之缘，从湖州吴越地区的习俗看就可以明了。

人一生下来，各地风俗都很重视满月，都有一套仪式。吴越地区大都要喝满月酒，送贺礼，要给孩子剃头，有的地方还唱《满月理发歌》，而且要娘舅抱着剃。湖州则用茶汤剃头开面，谓之“茶浴开面”，以保长命。成年时要做生日，湖州则是十六岁时做，要设宴请客、敬茶。找对象时，父母招待女儿的男朋友吃茶，谓之“毛脚女婿茶”。正式结婚时聘礼叫“茶礼”，如“花花彩轿门前挤，不少欠分毫茶礼”（清孔尚任《桃花扇》）。聘金叫“茶银”，如“母亲写下婚书，茶银五百亲收”（清袁于令《西楼梦》）。接受聘礼谓之“吃茶”，如“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红楼梦》）。湖州婚仪中，拜见长辈时，小的要敬茶。出嫁后，父母望婿（看望出嫁女儿）时，“要随身带上一两左右的谷雨芽茶：半斤左右烘豆，二两左右橙子皮拌黑芝麻，在亲家家中冲泡，这种茶叫‘亲家婆茶’（蔡泉宝《陆羽遗风》）。新媳妇婆婆请乡邻亲友吃的茶叫“新娘子茶”。

在成年人的生活中，旧社会有闲者整天一杯茶在手，所谓“白天皮包水”也；穷人也可吃到富户人家在寺院“建会设斋，又神圣诞日，助缘设茶汤供众”（宋吴自牧《梦粱录》）的茶汤。为生活奔波的行路人，可在过路凉亭或好心人的门前饮口为你提供的“施茶”。你要经商，就到茶馆（名茶楼）去参加茶会——商人在茶楼进行交易的一种集会。不要走错地方，因为历史上“各行各业都有其约定的茶楼作为集会地点”（《辞海》）。如果你是诗人文人，那就参加以文会友的另一种茶会吧。如果有人组织，还备有糕点，那你参加的是“茶话会”。如果你想听点曲艺、评书，就到茶馆去，在乡镇上，茶馆就是茶艺结合的演出场。你总会碰到亲友吧，在家中你自然要以茶待客，在街上总是到茶馆去坐坐谈谈。一边饮茶一边谈，如此谈话，古人叫“茶话”。如果与人发生矛盾，闹得难以解决，就到茶馆或其它地方找调解人说理评判，湖州叫“吃讲茶”。

在茶馆吃茶，你还要注意一些规矩和习俗，各地不同。湖州的旧规矩，据张葆明先生介绍：“两人进店可同饮一壶，三人却要泡两壶。将壶盖翻身盖上则是表示这茶请保留，还要继续饮。堂倌添茶水时，茶客用右手食指和中指相并在桌上点两下，代表磕头表示谢谢。新年的早茶，加上青橄榄，叫元宝茶，茶客要多给小费。解放前，青帮、红帮等社会帮派组织往往在茶馆进行联系及活动，而它们坐茶馆时又有特定的符号暗语。如青帮规定将茶碗盖揭起，在茶碗口沿上刮三下，表示问候。将茶盖仰放，表示要寻求帮内的人。在川东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大事：一个大学生因探友偶坐茶馆，无意中触犯了红帮坐茶馆时饮茶的规定，差点被暗杀，幸得其亲友解说求情才免于难。这自然不是茶文化中的习俗，它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也就被扫

除了。但它属于旧社会茶馆的功能问题，并涉及各地茶馆文化的特点，故此提及。

当走完人生旅程时，本人或其亲属还要考虑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吃茶问题。在去世前，吴越地区都有做寿材（预先定做的棺材）的习俗，也称喜材。江苏做喜材时还唱仪式歌（《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江苏卷》）：

做过喜材冲过喜，消灾却难去晦气；

三茶六饭吃下去，百病全无身康健。

这是想以做棺材来消灾，好继续享受现实的三茶六饭生活。如果愿望不成呢，湖州《贤惠姐姐烧壶茶》这首民歌（钟伟今《湖州茶事歌谣》）中说：

肚子饿了上把抓，好似地下啃土蜡。

隔壁有个贤惠嫂，烙个油馍烧壶茶，

死在阴间记住她。

烧壶茶吃，这本是平常事，可死后却记住，这是穷苦人民对生活的强烈要求，是对现实社会的血泪控诉。这不是追求生活美的品茗，而是人的生存的最低要求。这壶茶里有着对好人的颂扬，对旧社会的绝望与诅咒，自然也反映在阴间“对茶的纪念”。死者的亲人在安排后事时，吴越地区都很周详，湖州人要给死者烧黄表纸或锡箔做的元宝，就是好让死者在那个世界里喝茶吃饭时有钱开销。正如白茆地方丧歌中唱的：

一个弥陀一支香，一盏红灯照亲亲。

照得吾俚亲娘路上慢慢行，

逢着茶馆就吃茶，

逢着饭店就吃饭，

逢着庙就烧香。（转引自姜彬《吴越民间信仰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

湖入饮茶上的一些习俗，体现了吴越文化的一些特点，也是湖州茶文化的特点。但一个区域的文化不是封闭的，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和以绍兴（古越州）为中心的越文化，也是相互融合的，湖州在地理上正是这两种文化融和的交点。大而言之，吴越文化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也是互相渗透融合的。因此湖州茶文化的一些习俗与巴蜀、荆楚等其它地方的茶文化也有相通相似之处，可谓大同小异吧，如以茶待客，用于喜庆、祭祀、避邪等。说也巧合，作为古茶字的荼，其义之一是神名，即神荼。《山海经》记有传说，神荼与于垒兄弟二人是专捉鬼的，巴蜀荆楚与吴越各地贴在门上的门神就是。

有人说浙江茶文化的中心或重点在杭州，湖州是丝绸文化，绍兴是酒文化。近来，上海也在重视茶文化，而北京又在掀起饮茶热。明清以来，湖州茶文化渐衰，而杭州代之而兴，这是事实，是地理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的。但湖州茶文化毕竟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及丰厚的现实基础。一个文化中心的形成，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人的主观意志能决定的。湖州、杭州、上海茶文化各有其特点、优势，如能扬长避短，发扬其特色，则湖州茶文化的振兴还是前途光明的。

在长兴修复大唐贡茶院之我见

谢文柏

一、大唐贡茶院的历史和现状

唐代第一所官办贡茶院，座落在浙江省长兴县水口乡顾渚山麓。贡茶院初建于唐德宗大历五年（770），占地约3亩，建筑物分三进、30余间，掩映于翠竹间；朝向太湖，金沙泉涌流其侧，明月涧横亘其前，旁有清风楼、木瓜堂，息躬、忘归诸亭，南与峰峦叠翠的虎头岩遥遥相对。在1200多年前，每逢春茶季节，顾渚山下张旗立幕，水口草市①画舫遍布，州县官吏携使而行，丝竹歌舞飘逸空谷，正是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描述的“春风三月贡茶时，逐尽红旗到山里。”

据长兴方志记载，在唐广德年间（762—779），茶圣陆羽在阳羡（今宜兴市）与常州御史大夫李栖筠品尝了顾渚山的野茶，认为该茶“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于是遂列为贡茶。据宋嘉泰《吴兴志》载：“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大历五年与宜兴分山析造，首有客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长兴有贡茶院，在虎头岩后，……自大历五年至贞元十六年（800）于此造茶，急程递进，清明到京（今西安），……十七年，湖州刺史李词，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移武康（今属德清县）吉祥寺额焉。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两行置茶碓，又焙百余所，工匠千余，引顾渚泉亘其间②。”由此可见，自唐大历五年顾渚紫笋茶开始入贡，“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这说明贡茶之时也是贡茶院建立之时；而30年后的贞元十七年，由于紫笋茶贡额的增加，贡茶院设施“隘陋”，李词作了改建（改为瓦房），规模比原先要大，同时说明贡茶院为什么又叫吉祥寺的原因。因贡茶制作时间只有一个半月，房屋大部分时间空闲着，为此，地方长官将武康吉祥寺的匾额移在贡茶院，并由僧人负责主管。时间长了，民间只知有吉祥寺而不知道这是贡茶院。

贡茶始于周初，盛于唐。唐初贡于武德三年（620），时为民贡，亦称土贡。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民康物阜，各业兴旺，其中饮茶之风尤盛，茶叶生产也空前发展。到了中唐代宗时，全国名茶辈出，被列为贡茶的有14种之多，而湖州长兴的顾渚紫笋茶，在唐代贡茶中最负盛名。据史料记载：③紫笋茶初贡时为500串（一串约一市斤），至建中二年（781）进3600串；会昌中（841—846）增至18400串。时每年清明前，皇帝下诏，在立春后四十五日，湖、常两州刺史亲自到贡茶产区“修贡”。湖州刺史袁高在西顾山石刻中写道：“大唐州刺史臣袁高奉诏修茶……”；刺史杜牧在《茶山诗》中称：“剖符虽俗吏，修贡亦仙才”，“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显然，贡茶院是在皇帝的诏命下，地方长官为完成大贡额、高质量的贡茶而建造起来的，集领导、研究、加工为一体的官方单位。同时，为了协调湖、常两州共同完成贡茶事务，在宜、长两县交界的悬脚岭，建造了一座“境会亭”（遗址尚存）。每年春季，两州刺史相会于此，品茗、赋诗、斗茶，盛况空前。由于顾渚山风景秀丽，贡茶院等设施齐全，曾到过顾渚山的湖州刺史有颜真卿、袁高、于頔、张文规、李词、杨汉公、李郢、裴汶、裴充等24名之多；还引来了无数墨客骚人，像陆羽、皎然、张籍、皮日休、刘禹锡、陆龟蒙、孟郊、郑容

等,留下很多诗篇和石刻。

大唐贡茶院由刺史督贡的记载自大历五年至大中五年(851)连续作贡80余年,现保留有贡茶时的摩崖石刻9处。这可以说是大唐贡茶院的全盛时期。以后时贡时断,至宋代,初罢后贡;元时改贡茶院为磨茶院,元末贡茶2000斤。明洪武八年(1375),被朱元璋所罢,仅贡芽茶二斤,永乐二年(1404)增加到30斤。清顺治二年(1645)知县豁免。紫笋茶作贡的历史共有800多年。本世纪30年代后期,吉祥寺仍有贡茶院的匾额,1949年春,吉祥寺失火焚毁,仅留下遗址。1984年县人民政府将贡茶院遗址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大唐贡茶院在中国茶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1、贡茶院的建立,是中国贡茶史上最早由民间土贡改为官方贡茶的转折点。因长兴产的紫笋茶、金沙泉被皇室认为品质特佳,深为重视,曾规定凡贡茶,以紫笋为主,并派太监到阳羡设“茶舍”,在顾渚山建“贡茶院”,专为督造贡茶、品尝和鉴定茶叶的质量。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将长兴贡茶分为五等,一等为“急程茶”,限清明节前到京,赶上一年一度的“清明宴”;其他四等也规定农历四月由水陆两路运长安。所以贡茶院的地位是由贡茶——紫笋茶(包括金沙泉)的地位决定的。由于皇室对紫笋茶的重视,或者说偏爱,此贡不再由民间土贡,改由州、县一级地方长官亲赴茶区,坐镇贡茶院“修贡”。在名茶产区建立贡茶院,实际上是一座“皇家茶厂”,并由州官来“督造”,这是中国贡茶史上的首创。

2、贡茶院的建立,提高了贡茶的质量,也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在贡茶院集中了千余名茶叶加工工匠,将万余人上山采来的鲜叶(实为芽),经夜以继日的“选纳”,而后进行蒸、捣、拍、焙、穿、封、干等七道工序,再由州官“拜章上表”,龙袱包裹,派驿骑快马加鞭,十日间飞送长安。由此可见,贡茶院对加工贡茶的质量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湖州刺史裴充,因“贡不得法”而被罢官。

唐李肇《国史补》云:“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出。”由于天子好名茶,王公大臣、名人雅士纷纷效之,带动了全国追求用茶的“名牌意识”,特别是茶人,饮必名茶,水必名泉。一时间,名茶量少价昂,这给茶农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刺激了茶业的发展。当时朝廷开始实行茶税制度,从而给国家开辟了税源。据考证,唐建中元年(780)全国产茶高达100万老担(约10吨),产值突破400万贯,茶税收入高达40万贯^①。可见贡茶院的产生,是建立在茶叶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3、顾渚贡茶院的建立,也是贡茶与佛茶的有机结合。唐宋时期,佛教已进入全盛时期,寺院经济得到高度的发展,随之佛茶生产也已形成一定规模。“天下名山僧占多”,凡风景优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云雾缭绕的名山胜地,一般都有古寺名刹。僧人则利用优越的自然环境,大种茶树,“佛茶”也就产生。到了中唐时,全国崇尚饮茶之风,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嵋山、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以及(四川)蒙顶天盖寺等寺院,都已产了名茶,且在全国已有一定影响。而唐贞元十七年湖州刺史李词重建贡茶院时,为了保护贡茶院的建筑、设施和茶园,将武康吉祥寺的牌子移至贡茶院,并允许僧人居住院内,实际上贡茶院出现了一座院子“两块牌子”,这是贡茶与佛茶合一的范例。如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据明、清时的长兴方志记载,只有吉祥寺(贡茶院)和尚提供的少量春茶,才保持唐贡紫笋茶的特色。

4、贡茶院是对外交流,传播茶文化的发源地。“茶神”陆羽在完成《茶经》著作前,曾多次到顾渚山考察,撰写《顾渚山记》两篇,并推荐紫笋茶、金沙泉作贡。《茶经》初稿约成书于唐永泰元年(765),其后有所增删。显然《茶经》成书早于贡茶院创建前五年,所以贡茶院的采茶、